

“织音 1953·岁月回响”征文

纱锭声中的青春回响

婚恋故事

相亲

推开织音 1953 展览馆的玻璃门,一台落满时光尘埃的 A454 型粗纱机映入眼帘。我伸出手,指尖轻轻拂过冰冷的机身,那些埋在岁月褶皱里的记忆,瞬间涌了上来。

1965 年的夏天,我揣着烫着红字的招工通知书,踏进了石家庄第一棉纺织厂的大门。那时的厂房还是红砖砌就的模样,锯齿形的屋顶开着天窗,阳光漏下来,照亮车间里飞舞的棉绒。我被分到了细纱车间,跟着张师傅学接头。细纱接头是个技术活,纱线细得像蛛丝,稍一用力就断,指尖得捏得准、捻得快,还得把接头藏在纱线里,不影响后续织布。头一个月,我的手指被纱线勒出了一

道道红痕,吃饭时连筷子都握不稳。张师傅是个不苟言笑的人,却总在我手忙脚乱时,默默站在旁边示范:“手腕要稳,指尖要轻,就像给娃娃扎辫子,得细心得很。”他的手指粗糙却灵活,断纱在他手里,三两下就接得平整无痕。

那年冬天,厂里接到一批紧急订单,要赶制一批军用帆布,支援边疆建设。车间里立刻掀起了生产竞赛的热潮。外面天寒地冻,车间里却热气腾腾,织机的“咔哒”声、纱锭的旋转声,还有工友们此起彼伏的吆喝声,汇成了一支激昂的交响曲。我和姐妹们三班倒,困了就趴在机器旁眯一会儿,饿了就啃两口窝头。最难忘的

是赶到深夜的那个雪夜。窗外飘着鹅毛大雪,车间里的暖气却坏了,我们裹着棉袄,手指冻得通红发麻,却没人喊苦喊累。凌晨三点,我手里的纱线突然断了,接头时怎么也捻不拢,急得眼泪直打转。张师傅披着军大衣走过来,搓了搓冻僵的手,接过我的纱锭,借着天窗透进来的月光,帮我接好了头。“别慌,”他声音沙哑,却带着力量,“咱们织的不是布,是给边疆战士的温暖。”那批帆布如期交货,我们班组被评为“先进生产集体”。表彰大会那天,我捧着烫金的奖状,站在领奖台上,看着台下的工友,突然觉得,指尖的茧子,都是岁月赠予的勋章。

后来的日子里,我在车间里度过了三十个春秋。我见证了厂里引进第一台全自动织机时的欣喜,也经历了纺织业转型升级的阵痛。如今,老厂房变成了织音 1953 文化园区。锯齿形的屋顶还在,红砖墙上爬满了绿植,当年的织机成了展览馆里的展品。我常常带着孙子来这里,指着那些老照片、老物件,给他讲当年的故事。

阳光穿过展览馆的玻璃窗,落在那台粗纱机上。恍惚间,我仿佛又听见了车间里的织机声,听见了工友们的笑声,听见了青春在纱锭上,轻轻回响。

李跃霞/文

20 世纪 80 年代,我们村尚未解决温饱。那时说亲从不论彩礼多少,谁家要是囤着几瓮瓮子,那便是“香饽饽”。

我们家兄妹六个,我是家里的老小。那时,寡居多年的母亲为了让我能填饱肚子,常拿家里为数不多的麦子,去集市换些棒子面、红薯面。我结婚那年,村里遇上旱灾,家家户户的日子越发难熬。邻村女方家要来“看家”,我和母亲急得团团转,看着屋里几个空空的粮瓮,更是愁眉不展,唉声叹气。大姐夫是个有心人,为了让女方家点头同意,他绞尽脑汁想出个主意:把柴草填满空瓮,离瓮沿两公分处铺上报纸,再在报纸上均匀撒上一层麦粒,看上去就像满满当当的粮瓮。大姐把她家的缝纫机搬了过来,二姐也推来了崭新的土车。经过一番“布置”,女方家上门相亲时,果然十分满意,亲事也顺顺利利定了下来。两个月后,我便风风光光娶了媳妇。

婚后,我不想瞒着媳妇,便将相亲时的“小计策”全都告诉了她,她非但没骂我,反倒被我的坦诚所打动,与我携手经营起这个一穷二白的家。时光荏苒,四十多年的光阴倏忽而过,回想起当年那段往事,心中真是感慨万千。

栾东洲/文

似水流年

黑白电视机

20 世纪 90 年代,我家有一台黑白电视机,是家里的宝贝,当时在村里也算得上是“稀有”物品。

那时,母亲总爱给电视机盖一块黑白花的漂亮布。看电视时,她就布撩起来叠在机身上,不看时,便将布放下盖住电视。这样一来,电视机既美观又干净,足见它在家中的重要地位。

我家的黑白电视机大概 14 寸,机身方方正正,四周都是黑色,只有中间微微凸起的显示屏是灰色的,机身右边有

两个上下排列的旋钮,一个用来换台,另一个用来调节音量。那时看电视可由不得自己,哪个台清晰就看哪个台,若是屏幕上布满密密麻麻的小黑点,便只能跳过。

当时村里停电是家常便饭。最让我骄傲的,就是晚上停电的时候,左邻右舍乃至半条街的人,都会来我家看电视。我家从不怕停电,只要一停电,父亲就会麻利地卸下卡车上的电瓶,用几个彩色小夹子把电瓶和电视机连接起来,电视立马就能打开。

印象最深的是,乡亲们搬着小板凳来我家,父亲把电视机搬到院里的小木桌上,连接好电瓶后就开始调试频道,我则负责爬上那架颤颤悠悠的老木梯子,到房顶上转动天线。下面的人七嘴八舌地喊着:“往左!往右!好了好了,别转了……”“哎呀,又不行了,再往右稍微转一点点。”我心里也急,盼着赶紧调好方向下去看电视。那时我最不情愿的,就是爬梯子上房转那吱吱呀呀的天线,可这份差事,基本都是由我

负责。如今想起来,竟也十分怀念当时的这份“美差”。

那时电视里的剧情,我们小孩子根本看不懂,也不关心。我们主打一个图热闹、图高兴,大人们看,我们就跟着看。记得妹妹常常困得睡着了,母亲抱着她,却舍不得放到床上,大概是怕错过一丁点剧情吧。现在电视机早已不是什么稀罕物了,人们想看哪个台就看哪个台,错过喜欢的电视剧或动画片也没关系,因为可以回放、快进、定时……

郝佳佳/文

图说往事

参加作家讲习班

1982 年,我在邯郸市鸡泽县医院当医生。因爱好写作,单位推荐我参加了河北省作家协会在晋县(今晋州市)举办的第五期作家讲习班。在讲习班老师的辅导下,我的写作能力得到显著提升,陆续在全国各类报刊上发表了多篇科普文章。图为讲习班结业后,我(后排左五)和同学们在学校大院合影留念。董天恩/文并供图



记忆深处

难忘师恩

1973 年春天,我在石家庄市平山县古月中学读高一。一天,母亲趁着赶集的机会来学校看我,还给我带来一小块驴肉。母亲说,生产队里一头驴死了,队里把驴肉煮熟后分给了社员。母亲知道我爱吃肉,特意给我留着解馋。当天中午,我就着午饭把那块驴肉吃了个干净。谁料,正是这块驴肉让我住进了医院。

那天晚上,上完自习回到宿舍躺下没多久,我就开始肚子疼,还一个劲儿地呕吐。同学们见状,赶紧跑去叫来班主任耿老师。问清缘由后,耿老师当机立断:立刻送医院。她匆忙推来自己的自行车,让我坐上去,自己在前头稳稳地推着,两个同学在车后小心扶着我。副班主任牛老师听说消息,也急忙赶来。赶到医院后,医生检查确诊是食

物中毒,立刻安排我输液治疗。耿老师让同学们先回学校休息,她和牛老师留下来守着我。直到第二天早晨,我的父母匆匆赶到医院,两位老师才拖着疲惫的身子赶回学校。那一晚,她们几乎没合过眼,转天还要照常给同学们上课。父母事后有些纳闷:队里的人都吃了驴肉,偏偏就我中了毒?一番琢磨后终于想明白:那头驴本就是病死的,肉里带着毒素。大家都是当天趁热吃的,没出什么事;母亲把肉放了一夜,送到学校时肉是凉的,我吃了这隔夜的凉驴肉,才中毒病倒。

虽然这件事已过去多年,但我始终记在心里,是因为老师们连夜把我送到医院,才使我脱离了危险,可那时的我年少懵懂,连一句“谢谢”都没说出口。

曹明法/文

图说
价值观

节俭传下去 中国万年福

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 自由 平等 公正 法治 爱国 敬业 诚信 友善



河南舞阳 张新亮作

中宣部宣教局 中国文明网